

# 寒山寺與明薛益石幢

## ——性空法師談唐詩楓橋夜泊實解

張培之

寒山寺住持性空法師圓寂兩年有餘矣！愚因臥病，家人諱之。猶記昔年返鄉問道於老法師時，曾談及唐張繼楓橋夜泊七絕四句詩實解事，追記如次。

寒山寺距蘇州城西七華里，一統志記其處。寒山寺在楓橋東。建於梁天監時，原名妙利普明塔院。因唐之寒山拾得嘗卓錫於此，故改稱寒山寺。寒山寺南傍古運河，北枕上塘河，此處水流縱橫，東通吳淞江西囊太湖而包吳越，南望獅子山、吳山等，北向虎丘山。古時水陸交通之樞紐也。山明水秀，物阜民豐。唐張繼楓橋夜泊七絕四句；日落烏啼霜滿天。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。夜半鐘聲到客船。盡人皆知。詩因寺傳，寺因詩名。詩人僅寫活寒山寺，寒山寺亦名垂千古。契機妙合，天造地設。

獨患後人對此四句絕詩，祇在文字上着眼，以致錯解者多，實解者少。性空老法師在寺卓錫年久，深知當地環境，經核對詩中所叙地名，橋名，山名，歷歷不爽。由此可證詩人不僅夜泊楓

橋，而且到過寒山寺等各處的楓橋，烏啼橋，江樹橋。非徒托於文字對偶也。寺志載；寺內古有楓江樓，可眺山光水色，此樓早已不存，楓橋，江村橋，烏啼橋各在附近，由來已久，至今猶在，祇為吟詩者未知其所也。按江村橋，即在寺東百米處。楓橋在寺後之北，為斜向橋大致從東南而至西北向。楓橋下有支流向西，沿此可至木讀靈岩山，經光福而入太湖，此流上原跨有石橋，南北向。即烏啼橋。距寒山寺僅三百米，此橋隋大業七年建，毀於清同治年間。傳為隋煬帝訪靈岩山西施館娃宮時所築。現此橋已改為公路水泥橋。詩中愁眠兩字，乃指愁眠山也。在寒山寺南眺，可見獅子山與愁眠山。距寒山寺祇四華里。獅子山與愁眠山幾乎並列，但獅子山比愁眠山高大，獅子回頭望虎丘是也。愁眠山在獅子山稍東而低，亦簡稱吳山。當地鄉人盛知之。已知楓橋，江村橋，烏啼橋，愁眠山，各有其處，而且都在寒山寺附近，至今皆可一一指證，由此正確索解原詩，便瞭如指掌矣！

由此可知；日落乃指時間，烏啼橋為其地也。霜滿天乃指季

節，江楓乃江村橋與楓橋，所對爲愁眠山也，非漁火窮愁而眠也。蘇州有姑山，吳王夫差當年在虎丘高阜上築有望蘇台，因名姑蘇，亦稱古吳，今稱吳縣，夜半鐘聲乃指寺中早課將起來也。

寒山寺年深月久，源遠流長。屢建屢燬，屢燬屢建。現在寒山寺爲清宣統年所建，鐘也宣統年所鑄。已非明嘉靖年之古鐘。寺內古楓江樓，久已現將城內宋仙洲巷宋老太太之紅木（酸枝）雕花佛樓在原楓江樓處覆蓋，此佛樓名爲「花籃樓」，雕琢精細，花籃圖案生動活潑，如處身於百花叢中。樓分上下兩層，下層較低，上層較高。下有轉彎扶手樓梯可登，從地面至上層，四周圍都以紅木花籃長隔扇窗圍攏，接榫嚴密，無縫隙可見，油漆琢磨光可鑑人，東洞庭山有號稱雕花大樓者，不可比擬也。

寒山寺內壁嵌刻寒山拾得像，亦是清末所鑄。現在虎丘塘街某處發現有一座明代大畫家薛益所刻畫的石幢。幢高八市尺，幢頂佛像，畧有損壞，幢身完好，幢凡東南西北四面，每面濶三尺，北面刻有薛益所畫寒山拾得像，氣宇生動，綫條流暢。西面刻有明伍禪登所書重修白公堤碑銘（白居易在蘇任刺史時築白公堤，即現在虎丘山堤街，塘下河流即塘河也。）碑銘頌揚白居易功德云；澤及千秋，山高水長云云。南東兩面分別刻有五百羅漢及大勢至菩薩像，寒山寺又將添一勝跡。

寒山寺之東西園戒幢律寺內有五百羅漢堂，寶相莊嚴。東洞庭山紫金庵有宋代彩塑十六羅漢，接目入神，蘇城之東邊用直古鎮保聖寺內有唐楊惠之所塑羅漢像，沉靜玄妙，一九二三年經蔡元培、顧頡剛兩位前輩考定，寒山寺內也有五百小型木雕羅漢，神態宛然，此爲蘇州羅漢四勝處。

後之來朝寒山寺者，吟楓橋夜泊詩，對証實解當不虛也。苟能聞香下馬，知味停車。於此覓菩薩心，行菩提道，豈但三生有幸已哉！

（上接第33頁「護鳥」）

天我又到後園找他，只見他老正在喂飼一羣雀鳥，鳥種很多，但大多數是麻雀。牠們不怕人，嘰嘰喳喳，歡蹦亂跳；有的蹲在他的手中，有的棲在他的肩頭，親昵之情煞是有趣。承義法師告訴我，鳥這東西最靈性，人待之以至誠，牠報之親善。我試以米粒喂飼，牠們亦躍然我手，使我歡欣不已。從此我更加愛護小鳥。記得在我過生日的那天，父親一大早就領着我到鳥店把鳥店的麻雀全部買了下來，足有四十隻之多。父親領着我拈了香，禮了佛，然後就在天井裏把麻雀全部放了。麻雀好像知會人意，出得籠子不遠遁，也不怕人；或站在籠子上，或飛在松樹上，朝着我們不斷鳴叫，好像對我們在訴說着甚麼。至今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使我激動不已。後來發生的一件事更使我大爲感動，終生不忘。一次，一隻幼雀不慎從窩裏摔了下來，傷了腿，只見老雀焦急地飛上飛下，不肯離去，見此我極心疼。我立即以紅縷紗布包扎其腿，養在盒中，每日喂以稀粥、餅乾。在此期間，老雀總在房前屋後鳴叫不已，我亦天天將盒子拿到院子裏招引老雀。約半月之久，幼雀傷癒，盡管羽毛未豐，但已能振翅飛翔，我深怕牠飛不高，我登着梯子將牠放置在井院中那棵大松樹的樹樞間，其時老雀飛至，與幼雀喁喁唧唧極其感人，不一會兒，即隨老雀飛去，其時我高興之情難以言表。不意，約三四天之後的一個下午，當我放學回家時，只見那隻幼雀在房檐上吱吱喳喳地歡叫，見我來時，即朝我飛來，棲在我肩上，並隨我進了屋裏，我趕忙拿了飯粒喂牠，吃完就飛走了。以後總在我放學時，牠就飛來與我親昵，好象與我成了莫逆之交。但後來放暑假我參加了夏令營，半個多月不在家，回來後就再沒有見過牠，不知他是罹難了呢？也不知牠是搬家了，使我十分惆悵。每憶及此，一種眷念惜別之情油然而生。

（完）